

山海共赴，绘就锦绣生态画卷

打造生态修复与保护的 “鹭岛样本”

◎ 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李润钊 罗娟
(刊发于工人日报 2月20日第1版)

走进“鹭岛”厦门，满眼铺绿意，移步皆风景。

杏林湾碧波荡漾，白鹭翩跹；逮头溪风光旖旎，鱼翔浅底；军营村远山苍翠，流水潺潺……山、水、产、城、人在这里相融共生，一幅高颜值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，一座“外在柔美，内在强韧”的海湾型城市阔步走来。

回首望去，这场“生态之治”，起笔于1988年的筓筓湖。彼时，随着一场治湖攻坚战打响，筓筓湖从曾经的“臭水湖”蜕变为“最美会客厅”，厦门这座城市也迎来了“生态觉醒”。

“30多年来，以筓筓湖治理为起点，厦门开启了从‘海域’到‘流域’再到‘全域’的生态保护修复之路，构建起‘从山顶到海洋’的保护治理大格局，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”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柯玉宗说。

人水和谐，山海相济，既是画卷，也是答卷。

“筓筓之治”开启生态之变

筓筓，一种苍劲挺拔的竹子。

位于厦门西南的筓筓湖，旧称筓筓港，遍植翠竹，港以竹名。20世纪70年代，城市发展向海要地、筑堤围湖，使筓筓港从天然避风港变成一座相对封闭的潟湖，自此改称筓筓湖。

1980年，厦门经济特区成立。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拉开帷幕，工业区和居住区成片开发、集中排污，“筓筓渔火”黯然失色。“垃圾成堆、杂草丛生、水体黑臭，人人避而远之。”在筓筓湖畔，厦门市市政园林局总工程师王艳艳回忆道。

彼时，一道选择题摆在厦门市委、市政府面前：是否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？

在厦门工作期间，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研、思考，对这一问题认识清醒：“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？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，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。”

1988年3月30日，厦门市政府召开“综合治理筓筓湖”专题会议。时任厦门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。在那次专题会议之后，厦门市成立了筓筓湖治理领导小组。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的治湖思路总结为20字方针——“依法治湖、截污处理、清淤筑岸、搞活水体、美化环境”。

筓筓湖的命运从此改写。

颁布《筓筓湖管理办法》、关停数十家重点污染企业、清挖湖底淤泥320万立方米、建设福建省第一座污水处理厂、修建西堤闸门和导流堤2.7公里……3年后，综合治理初见成效，实现了“湖水基本不臭”的目标。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局长蔡伟中还记得，那一年，湖区迎来了一场久违的龙舟赛，人山人海，“这是对治湖成果最好的检验”。

蔡伟中告诉记者，截至目前，厦门陆续开展五期筓筓湖综合治理，共投入资金约19.9亿元，实现了从点到面、从水下到岸上、从单一

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。

“如今，筓筓湖是名副其实的‘城市会客厅’。”40年过去，王艳艳背后的这片湖水早已换了模样：水清岸绿，树影婆娑，筓筓湖如同一条清丽的蓝色丝带，由西向东串联起半个鹭岛，为两岸居民奉上“生态之美”。

“系统施策” 打造魅力海湾

以筓筓湖为起点，厦门生态修复从河湖逐渐向海洋拓展。

漫步于集美区杏林湾，碧海蓝天尽收眼底，鸥鹭低吟萦绕耳畔。海面，皮划艇划手急速而驰；横跨海湾的自行车道上，骑行者踏风而过；岸边，大批的观鸟爱好者久久驻足。

这条优美的滨水休闲带，诞生于一场大刀阔斧的生态治理。

21世纪初，因长期围湾造地、水产养殖，杏林湾生态环境脆弱不堪，湾内水动力严重不足、水体自净能力差、生境类型较单一。2010年2月，集美新城建设启动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林骏豪告诉记者：“集美区一开始就将生态修复放在首要位置，从新城规划建设、杏林湾水源污染整治、环湾景观建设等多方面实施生态修复工程。”

通过加强环湾截污、开展生态清淤整治、实施集杏海堤开口改造、修复红树林、补齐污水处理能力短板、加强生态补水活水等措施，湾区生态环境日益向好。“每年10月到次年3月，数万只的鸬鹚及其他候鸟会来到杏林湾越冬。在厦门已消失144年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紫水鸡，就在这里被发现。”厦门市观鸟协会会员黄志泉说。

“数千名骑友慕名而来，沿着海上自行车道一路向前，一侧是集美学村红砖燕脊的嘉庚式建筑，一侧是新城拔地而起的商务楼宇，海风拂面，好不惬意。”作为集美区的老居民，见证了杏林湾从破败荒

凉到焕发生机，集美区自行车协会会长陈明福很是感慨。

西海域、五缘湾、杏林湾、海沧湾、马銮湾……2002年以来，一系列海域综合整治工程的相继展开，塑造了鹭岛岸线蜿蜒曲折、尺度多样、湾中有湾、海陆相嵌的魅力海湾格局。

“厦门全域海洋生态修复，不是就海而海或就湾而湾的生态修复，而是着眼海湾区域生态质量提升、生态韧性增强、生态功能与承载力增加、生态产品与人民福祉增多的海洋生态修复，体现了系统性治理思维和全局观。”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原所长余兴光说。

“关口前移”改善流域环境

海里的问题，根源还在陆地上。

以厦门本岛为中心，绕九龙江河口区、西海域和东南部大湾区的总面积345平方公里的海域，承载了市域17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汇水区13条小流域的污染物输入。近年来，厦门政府关口前移，在全国率先开展小流域综合整治，提升污水处理能力，削减陆源污染物。

2016年，由于大量受纳周边养殖、农业污水和工业废水，位于同安区的埭头溪被住建部定性为轻度黑臭水体。为了还埭头溪“一片青绿”，同安区痛定思痛，决定控住污染源头。

同安区生态环境局局长王和团告诉记者，当地陆续实施小石材加工厂清退，生猪、畜禽和牛蛙退养，完成流域内23.5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的雨污分流工程建设，建成日处理能力6万吨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，组织全流域河道、箱涵、雨污管网、沟渠池塘清淤工作。

“我们实行‘一口一档’‘一口一策’。”同安区市政园林局局长杨东火说，同安区在全市率先推行“流域环保管家”，委托第三方对流域排口进行排查分析、建档立卡、水质监测。

现在的埭头溪，步桥逶迤、粉黛纷飞，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。2023年1月，埭头溪治理经验入选全国河湖长制典型案例，成为厦门第3个国家级河湖生态治理样本。

“如今，排水管理系统也越来越‘聪明’。”在翔安区大宅村，翔安市政水务管理有限公司运维人员李辉煌告诉记者，“排水智能化管理系统”建成后，基本形成全区“管网一张图”，管网位置、建设资料、管养状况等信息在系统中清晰可见。实行“一户一图一码”制度，居民发现管网堵塞时，可及时扫码上传，由大数据平台进行研判后自动派发处理。

截至目前，厦门全市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87.6%，已完成1216个自然村污水提升治理，完成全市入河排口排查检测和395个人河排口整治，全市6条黑臭水体全面消除黑臭现象，9条溪流流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100%。

“梳山理水”促进全域和谐

从海域到流域再到全域，鹭岛的生态画卷越展越宽、越绘越美。

“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山体、陆地、河流、海洋之间互相联系、密不可分。厦门始终遵循‘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’理念，统筹考虑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性，一体化推进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，促进‘山、海、产、城、人’相融共生。”柯玉宗说。

军营村，坐落在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脚下。由于山高路远、资源匮乏，这里的居民一度“粥里不见米，地瓜当粮草”。村民高泉辉回忆说，当时唯一的生计就是种茶，茶叶杀青、干燥都需要木柴，山上的树被砍得光溜溜，而植被缺失导致水土流失，茶叶收成也不好。

为破解这种生态矛盾，在“山上戴帽，山下开发”绿色理念的指

引下，在 10 任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，军营村开始了一场修复山林的接力赛。高泉辉就是植树造林最早的参与者之一，他告诉记者，军营村共保护公益林 4100 余亩，种植木荷、杨梅、建柏等阔叶景观树种，生态化改造老茶园 6500 余亩，并在茶园内套种果树，锁住茶叶的水分和营养。

茶园生态的好转，加之高原的气候优势，使得军营村生产的浓香型铁观音成为高山茶的“拳头”产品。眼见故乡的日新月异，海外留学归来的高炳瑜决定返乡接手父亲的茶厂。他无比感慨这里发生的变化：“在茂密山林的涵养下，一度干涸的九龙溪重新流动起来，好山好水引来游人如织，邻居们的夯土房换成了水泥房，不少人家经营起了民宿、开起了小汽车，日子越过越红火了。”

“一矿一策”治理 118 座废弃矿山、打造十大山海通廊连接生态要素、建设火烧屿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、在繁华市区开辟栗喉蜂虎等鸟类栖息“天堂”……看今朝鹭岛，万物并育、和谐宜居的城市山水格局日益丰盈，一代又一代厦门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探索驰而不息。



扫码可看原版报道（视频）